小平小道

鄧小平在1969—1973

朱虹 著

中和出版
OPUS PAGE

鄧小平塑像

鄧小平一家將江西住所周圍的荒地開闢成菜園

通往拖拉機修造廠側門的小平小道

一條鄉村田野常見的田埂小路——小平小道

如今的小平小道

鄧小平在江西期間調研路線示意圖

景德鎮負責人送給鄧小平的「三陽開泰」瓷瓶

1984 年國慶遊行的大學生隊伍通過天安門時，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

前　言

1969 年 10 月至 1973 年 2 月，受到錯誤批判的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為方便小平同志上下班，工人師傅們從工廠後牆開了個小門，並用爐灰渣鋪了一條 1500 米長的小路，直通陸軍步兵學校的住所。小平同志風雨無阻來來回回在這條小道上走了三年零四個月。人們把這條小道稱為「小平小道」。本書通過「小平小道」這一富有象徵意義的場景，深情回溯了鄧小平同志在江西的那段特殊歲月，展現了一代偉人的堅定信念和崇高境界。

2024 年是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 週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來回顧這一段歷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同志的一生波瀾壯闊、三落三起、飽受磨難而屹立不倒。

第一次「落」與「起」，是在 1933 年，鄧小平當時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因堅決抵制「左」傾政策，被視為所謂「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路線的帶頭人，受到黨內「最

後嚴重警告」處分，被撤銷職務，派往樂安縣所屬的南村當區委巡視員。隨後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負責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1934 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

第二次「落」與「起」，是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鄧小平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打倒。當時他是黨的總書記，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並被下放江西勞動。直至 1973 年，他回到北京，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軍隊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與「起」，是因為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 1976 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再次打倒，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 1977 年 7 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夕再次復出。隨後，他成為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被外國媒體稱為「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

在世界發展史上，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大國有這樣一位傳奇人物，三次被打倒，三次都站起來，而且每一次都站得更高，位置更重，發揮的作用更大。特別是最後一次，他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的領導者，帶領全國人民不僅改變了中國，同時也改變了世界。鄧小平曾幽默地說：「如果給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希望獲得該獎的金牌。」

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之後去見了毛主席。毛主席問他這

幾年是怎麼過來的，他稍一思考，就回答：「等待。」他在等待甚麼？在等待時局的變化，等待毛主席對他的再認識。果然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被起用了。

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曾回憶，1979 年他下野後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他問鄧小平：「你曾有這樣的經歷，你的秘訣是甚麼？」鄧小平說只有一個：忍耐。忍耐，是因為懷有崇高的信仰，對為之奮鬥的事業充滿信心，是大政治家堅強性格的重要體現，是心中雖波濤洶湧但引而不發的冷靜表現，是一代偉人長期的人生積澱形成的高尚品格。

1984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時，曾問鄧小平：「你最痛苦的是甚麼時候？」鄧小平回答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甚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樂觀主義就是永遠相信真終將戰勝假，美終將戰勝醜，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理想終將變成現實。有了這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會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充滿信心和勇氣。1972 年，鄧小平在江西時就預言，他還能幹 20 年，他後來果然又工作了 20 年。1992 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階段。

那麼，鄧小平的力量來自何方呢？他生前說過的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祖國和人民，就是鄧小平創造奇跡的力量之源！

目　錄

前言 …… 1

第一章
周總理的兩個電話 …… 001

第二章
風起含秀軒 …… 015

第三章
「將軍樓」的神秘來客 …… 031

第四章
拖拉機廠的新工人 …… 047

第五章
保護「老鄧」 …… 069

第六章
鄧家的菜園子……083

第七章
父親的手寫信……099

第八章
鄧小平的書單……119

第九章
和工友們在一起……137

第十章
一條特殊的小道……155

第十一章
峰迴路轉……171

第十二章
圓夢井岡山……189

第十三章
重返瑞金……207

第十四章
復出之路 …… 227

尾聲
小平小道通往康莊大道 …… 249

參考文獻 …… 255
後記 …… 256

此外還有一個讓周總理放心不下的問題：鄧小平要到江西去，而江西的一把手程世清同林彪關係非同尋常，並曾寫過一篇對林彪極盡謳歌吹捧的文章《親切的關懷，光輝的榜樣——到林副主席家作客》。在這個特殊時期，局勢發展風雲莫測，個人行為難以預料，而一個細節出現變數，將給一個人、一個組織甚至是一個國家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第一章

周總理的兩個電話

丁零零，碧綠的樟樹濃蔭裏，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破了江西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寧靜。此時是上午 8 點左右，誰會這麼早打電話過來？帶着一絲詫異，辦公室主任程惠遠伸手接起了電話。

「沙沙」的電流聲中，一個略微沙啞還帶點江蘇口音的聲音響起來：「你好，我是周恩來。」

是敬愛的周總理！程惠遠難掩激動的心情，趕緊站起來向總理問好，他非常意外：周總理日理萬機，是出了名的「大忙人」，他為甚麼會親自把電話撥到這裏來呢？

總理在電話裏溫和地問道：「請問程世清政委在嗎？」

程世清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六軍政委，一年前江西的「武鬥」愈演愈烈，他奉命入駐江西阻止「武鬥」，並組建了江西省革委會，擔任革委會主任、軍區第一政委，是江西的一把手。這天他下鄉去了，不在辦公室。

程惠遠趕緊回答：「報告總理，程政委下鄉去了。」

周總理又問：「楊棟梁司令員是否可以接電話？」

楊棟梁時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副主任。這天可真不湊巧，他也不在辦公室。

程惠遠略有點不好意思地告訴總理，楊司令員也不在。總理聽完在電話那頭沉吟半刻，沒有馬上掛電話。

程惠遠心想，總理肯定是有緊急事務才打電話到江西來，偏偏趕上兩位領導都不在，如果因為這個耽誤了總理的大事，江西方面就擔待不起了。

事實上，程世清經常不在辦公室，總理下次來電他也不一定能夠接聽。程惠遠把這個情況和周總理做了彙報，並介紹了自己的職務——他是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也是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成員。

周總理說：「那好，有件事情你記一下，要向程世清同志報告。中央決定，中央首長要到下面去，到江西去的也有幾位。」

中央首長要到江西來，事先沒有一點風聲，由總理來電話通知！程惠遠知道這件事情非常重要，趕緊拿出筆和本子做記錄。

這一天是 1969 年 10 月 18 日。

此時的程惠遠並不知道，前不久林彪口授的《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已經下發，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這條指令就是頗具爭議的林彪「一號號令」。

這條指令的背景，源於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複雜而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

當時國際上以美國和蘇聯為代表，形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彼此對立，開啟冷戰。被國際社會劃歸為社會主義陣營

的中國，既不被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又被他們作為假想敵進行針對和封鎖。蘇聯和中國從 1949 年建交以來，曾有過兄弟般友好的親密期，「蘇聯老大哥」一度是新中國強有力的盟友。然而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兩國逐漸產生矛盾，關係破裂。

就在 1969 年 3 月到 8 月間，中蘇邊境多次爆發衝突事件，特別是上半年，蘇聯軍隊多次侵入黑龍江省的珍寶島一帶，製造流血事件，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還擊。這一邊境武裝衝突事件，實際上成為中蘇兩國關係的轉折點，不僅導致兩國關係空前惡劣，也讓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

蘇聯手握核武器，蠢蠢欲動，他們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蘇聯準備炸掉珍寶島」這個說法一經傳出，同為核武器大國的美國就坐不住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當即給蘇聯發了一份電報，警告蘇聯不要動用核武器，否則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

在國內，「珍寶島事件」導致黨內的一些領導同志做出了國際形勢日益嚴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於是就有了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戰備工作的需要。

經過兩國的交涉，中蘇將於 10 月 20 日在北京重開邊界談判。考慮到北京的地理位置處於蘇聯「核打擊」的範圍內，為了避免出現最壞的結果，也為了配合戰備需要，中央決定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把一些人員比如中央領導（包括被打倒的原中央領導）、

機構、群眾疏散到郊區和內陸各地。董必武、朱德到廣東，葉劍英去長沙，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開封等，陳雲、王震、鄧小平到江西。

此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打倒一切」「懷疑一切」「全面動亂」以及層出不窮的「文鬥」「武鬥」，使得地方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各地的交通和生產生活受到了相當大的破壞。全國29個省、區、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對「武鬥」運動進行了控制，但是地方上的情況比較複雜，「革命」高於一切，有不少地方革委會的頭頭們是憑藉「造反」「奪權」「鎮壓」等功勞升上來的。

老幹部們離開中央到地方上去，他們年紀偏大，身體也不比當年，如果在地方上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疏散老幹部一事干係重大，毛主席也非常慎重，指定讓周恩來總理全盤負責調度。

好幾天了，周總理都在打電話，聲音都沙啞了。他心裏着急，顧不上休息，也顧不上越來越嚴重的心臟病，只想着一件事：如何妥善地安置好他的老戰友和同事們。

周總理尤其擔心其中一些正在受着處分、戴着「帽子」的老幹部，比如鄧小平。

被安排去江西的三位老同志裏，陳雲、王震有着中共九大中央委員的職務，隨身帶着警衛員到地方上去。毛主席曾親口說過：要把陳雲、王震他們放在交通沿線，來去方便，萬一打起仗來，要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中共八大閉幕式上

找的時候，還離不了這些人呢。江西會以接待中央首長的規格接待他們，保證他們的安全和舒適。但是鄧小平卻不一樣，他在兩年前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撤銷黨內外所有職務，正處在被打倒、被批判的階段，偏偏他「文化大革命」前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很容易被認出來。如果被「紅衛兵」「造反派」認出來了揪鬥，該怎麼辦？

此外還有一個讓周總理放心不下的問題：鄧小平要到江西去，而江西的一把手程世清同林彪關係非同尋常，並曾寫過一篇對林彪極盡謳歌吹捧的文章《親切的關懷，光輝的榜樣——到林副主席家作客》。在這個特殊時期，局勢發展風雲莫測，個人行為難以預料，而一個細節出現變數，將給一個人、一個組織甚至是一個國家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對於種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周總理不得不思慮周詳、早做安排，於是就有了這通打到江西省革委會的電話。

周總理原本是想直接致電程世清，以自己的影響力對他形成約束。他對程世清的情況是了解的，這也是一位老紅軍，1955 年被授予少將軍銜，行軍打仗有魄力，制止江西「武鬥」有功，但是跟林彪跟得太緊，在這個特殊時期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難下判斷。最主要的是自己幾次打電話到江西找他，他都不在。

此時周總理對接電話的程惠遠印象不錯，於是用親切又溫和的語氣說：「中央首長到下面去蹲點，適當參加些勞動，向群眾學

習。」他介紹了將要疏散到江西的陳雲、王震兩位老幹部的情況，並關心地問江西冬天有沒有暖氣，交代省裏在生活上要適當照顧他們。

總理不動聲色地和程惠遠拉家常：「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從山東濟南部隊調過去的呀？」

程惠遠和程世清一樣，也是河南人，口音帶着很濃的河南腔，他連忙分辯道：「不是的，我是從北京中央軍委裝甲兵司令部調來的。」

聽到這裏，總理心裏有了底，他從程惠遠的履歷和接電話的態度上，判斷程惠遠是一個可以囑託的人選。

接着，他口氣一變，鄭重地說：「還有一件事，大概汪東興主任告訴你們了，你知不知道？」

程惠遠有點莫名其妙，連忙搖頭，又反應過來總理在電話那邊看不見，忙說：「沒有沒有，我不知道，總理說的是甚麼事情？」

周總理說：「鄧小平夫婦也到你們那裏去。主席不是在九大說過嗎？鄧小平的問題和別人不同，他下去是到農村鍛煉一下。當然，他也不能當全勞力了，都 60 多歲了，身體也不太好。收房費也適當照顧一點。」

總理再三叮囑程惠遠：「當前地方上的情況也很複雜，老幹部到了之後，當地群眾肯定會認出他們來；也許有人會找他們的麻煩，遇上這種情況，他們自己不好解釋，你們省革委會要出面做工作，保護他們的安全。要多關心，多幫助他們。」電話的最後，總

理要求江西省革委會向程世清報告情況，並拿出具體方案。

長長的一段通話結束，程惠遠放下聽筒，才發現自己背上出了一層細細的汗。中央首長突然要到江西來蹲點，為甚麼來，要待多久，這些問題都沒有談到，對他們的待遇問題卻有具體的交代。程惠遠聽懂了周總理語重心長的託付。

責任重大啊，他不禁離開辦公桌，走到窗前看着樟樹林出神，都用不着仔細瞧，院子裏就有「打倒鄧小平」的標語 ，「鄧小平」的名字上畫着大大的紅叉。這件事很棘手。當前江西省革委會在程世清的把控下氛圍激進，到處都在大幹大修。程惠遠能想像得到，如果沒有總理的指示，鄧小平這些老幹部在江西將會受到怎樣極不公正的對待。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黨員幹部，他不能對不起總理的囑託，也深為特殊時期周總理對老同志的關懷而感動，但是江西的情況他做不了主，只能見機行事。

他立即整理出電話記錄分送給有關負責同志，自己則馬上動身，驅車 350 多公里去往婺源縣，向正在那裏的程世清彙報。

南昌到婺源要跑十幾個小時，程惠遠晚上便在景德鎮中轉休息。他在招待所吃過飯正準備躺下時，來了一個指名他接的電話。這個電話是來傳達林彪「一號號令」的，指示從北京疏散下來的「走資派」，要在江西接受「監督勞動」。

前後兩個電話，傳達着兩種截然相反的精神，事態的複雜讓程

惠遠坐不住了，他趕緊起來，連夜趕到婺源，敲開程世清的房門，傳達兩個電話精神。

程世清自然傾向於積極執行林彪的指示命令，但是周總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讓他也有所顧忌。特別是周總理搶先一步親自打電話來交代工作，他不敢怠慢和敷衍。尤其是他聽說周總理的工作作風細緻、周到，事後還會檢查。

程世清找來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軍區副司令員陳昌奉商量對策。陳昌奉是老紅軍，長征路上當過毛主席的警衛員。程世清說：「這次來江西的人中，陳雲和王震是九大中央委員，還好安排。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怎麼安排才為妥當？」

陳昌奉處事細緻，心裏頭有桿秤：「主席對待任何犯錯誤的同志，都不會一棍子打死，方針是治病救人。」他看着程世清說：「這個原則當然也適用於鄧小平。黨中央把鄧小平交給江西，是對我們的信任，我們不要節外生枝。把他安置好，不要出甚麼問題，甚麼時候主席想他了，我們再順順當當送回去，交給主席。」

這番話讓程世清陷入沉思，經過慎重考慮後，他對三人在江西的安置給出了具體方案：「惠遠同志，你回覆總理，對陳雲、王震、鄧小平來江西，我們表示歡迎。他們三人來後，每人給配小車一輛，下一段活動以及今後看文件、生活上的問題，我們都做具體的安排。我們保證三人的絕對安全，不准『造反派』衝擊他們。另外，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到贛州，至於陳雲、王震住在甚麼地方，和他們倆商量後再定……」

1956 年的鄧小平

程世清是個坐不住的人，他邊盤算邊口述，邊站起來在屋內踱步。其他兩人好安排，鄧小平的身份敏感，對他的安排着實有點拿不準，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來，對程惠遠說：「這樣吧，你彙報的時候再請示一下周總理，鄧小平夫婦住在一起是否合適。」他用這個既具體又細微、一般人不當一回事的詢問，來試探周總理的心意。

「鄧小平到贛州去不合適。」程惠遠星夜兼程回到南昌，第一時間撥通電話向總理彙報，總理聽完彙報後說了這句話。他不假思索的果斷語氣像錘子一樣落在了程惠遠的心上。作為此事的第一經辦人，程惠遠對於兩位領導的交鋒心知肚明，此時他如芒在背，心裏像打鼓一樣，還要按捺住，凝神聽周總理的意思。

周總理對於江西安排三位老幹部的方案原則上同意，但是認為把鄧小平安排到贛州不妥。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區，生活條件很差，鄧小平是 60 多歲的人，得病了怎麼辦？

周總理敏銳地察覺到了程世清的試探，於是他在電話裏提出了三個具體的要求：一是要安排在南昌附近，方便照顧；二是住處跟勞動的地方不要距離太遠，遠了派車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車也不大安全；三是住房安排，應當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樓上給鄧小平夫婦居住，樓下給工作人員住，最好是獨門獨院，這樣既能在院裏活動，又能保證安全。

這三個條件一時讓江西省委、省革委有些犯難，討論來討論

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算算時間，三五天內北京就要來人了，不如暫時擱置下來，等北京來人後再做決定。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這一特殊時期，周總理飽含深意和溫暖的兩個電話，拉開了鄧小平謫居江西的序幕，也為鄧小平到江西勞動盡其所能地清除了障礙，為接下來的日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方寸小院，不能越雷池半步，兩年多來鄧小平和卓琳被幽禁在含秀軒，看不了文件，也不知道外頭的信息。他既希望有人走進這個院子裏來交流交流，又怕來的人戴着紅袖套是來耍威風搞批鬥的。

第二章

風起含秀軒

此時，周總理苦心經營的這一切，鄧小平渾然不知。中南海含秀軒的院子裏，鄧小平正在俯身掃地。

十月的北京，秋意已濃，海棠、玉蘭、櫻花樹的落葉飄了一地，往日總是熱熱鬧鬧的四合院裏寂然無聲。秋風一起，不管是低矮的草叢還是高大的樹林，枝葉晃動，窸窸窣窣，一院聲響裏，只有他默默手執笤帚，一下一下掃着，將落葉與浮塵掃作一處。

鄧小平素來以直率、自然的個性和果決、機敏、有效率的作風為人熟知。因為長期伏案工作，他的視力比年輕時差了很多，在閱讀長篇文章或者重要會議講話以及做報告時，必須戴上眼鏡，他的聽力開始衰退，右耳尤甚。不過總體來説他的健康狀況不錯，勝過大部分同齡人。

此時他有點費力地盯着地上的葉子，分辨出需掃除的垃圾，一下一下掃着，注意不揚起塵土。

他的脊背依然還是那麼挺直，兩年多的幽禁使他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因不經常理髮，著名的「小平頭」長長了頭髮。雖然不像人們記憶裏那樣神采奕奕、精幹利索，但是他深邃的眼神和微閉的嘴唇仍透露出不可撼動的堅毅意志。宋代文豪蘇東坡曾説：「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大勇者，

大風大浪過來人也，鄧小平正是其一。

含秀軒位於中南海懷仁堂右側，又被稱為「三號院」，緊挨着「一號院」的李富春一家、「二號院」的譚震林一家和「四號院」的陳毅一家。正房懸掛着一塊雅致的匾額，上書「含秀軒」三個大字。之前這裏住着鄧小平夫婦和他們的五個子女，還有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是一個大家庭。院子內外陳設簡樸，卻收拾得乾乾淨淨，鄧小平的妻子卓琳性格外向、愛說愛笑，孩子們活潑開朗，院子裏經常洋溢着歡樂的氣氛。每次小平同志工作歸來，一進院子就在家人們的圍繞中放鬆下來。

鄧小平被打倒後，他的繼母和子女們被強行驅趕出住所，只允許隨身帶些物品，小女兒毛毛（鄧榕）和小兒子飛飛（鄧質方）尚未成年，出去之後便不通消息。

孩子們活潑的笑聲、鄰居們親切的話語彷彿還在耳邊迴響，如今都換作了「造反派」厲聲的呵斥和狂熱的叫囂。

「老兄，你歇一歇吧，我來。」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幹完家務，走到院子裏，伸手要去拿笤帚，和他換手。卓琳和鄧小平相識於延安，她當過小學校長，曾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的機要秘書，後來受鄧小平的牽連撤職在家。

鄧小平直起身子，把笤帚往邊上一杵：「不用你，我活動活動。」

1967 年 7 月，鄧小平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實際上是被軟禁在含秀軒，從此消失在大眾視野裏。他的名字也在全國報刊和大街小巷的大字報上被顛倒、抹黑或者打上紅叉。

方寸小院，不能越雷池半步，兩年多來鄧小平和卓琳被幽禁在含秀軒，看不了文件，也不知道外頭的信息。他既希望有人走進這個院子裏來交流交流，又怕來的人戴着紅袖套是來耍威風搞批鬥的。

掃院子原本是「造反派」對卓琳的體罰，鄧小平卻時常搶過來做。他掃院子不但掃得認真，掃得仔細，還掃出了一種「一院不掃何以掃天下」的氣勢。一笤帚掃過去，看得見的塵土可去，落葉可去，只是這籠罩在中國大地的蔭翳又該如何掃除呢？

含秀軒終日寂寂，保持着風暴眼裏的沉靜。15 年間它看着鄧小平意氣風發，也看着他遭逢變故。

猶記得 1952 年，也是在 7 月，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接到調令，攜着肩頭還未散盡的硝煙和成渝鐵路竣工的喜悅，風塵僕僕地離開重慶，來到中央工作，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後來又兼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6 年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黨的六位最高領導人之一。進京四

年間，鄧小平表現出來的活力、精力、效率，特別是對複雜事務的判斷力和對政務工作的處理能力，博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內同志的認可和讚賞。

此後十年間，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全身心投入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中。他主持制定《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等，為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為克服經濟困難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取得很大成就的十年，是大大小小的問題和挑戰層出不窮的十年，是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艱辛探索的十年，也是鄧小平人生中最繁忙的十年。作為黨和國家重要決策的執行者之一，他宵衣旰食、嘔心瀝血，在含秀軒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

1957 年鄧小平陪同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以堅定的態度有理有據地反駁了當時蘇聯的大理論家蘇斯洛夫，令毛澤東大為讚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指着鄧小平專門向赫魯曉夫介紹：「你看到那邊的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還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那時鄧小平一直處在中央領導工作的第一線，工作連軸轉，也有疲憊不堪的時候，但是他始終精神飽滿、勁頭十足，不管是走進還是離開含秀軒，總是大步流星、追風趕月。

1957 年，鄧小平等陪同毛澤東訪問莫斯科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鄧小平受到了錯誤批判，被戴上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8 月 5 日，毛澤東寫下了那張著名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之後劉、鄧被迅速打倒，林彪扶搖直上，取代了劉少奇，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

不到半年的時間裏，鄧小平從中央重要領導人到被打倒，幾個月後被軟禁在住所失去人身自由。繼而，抄家、批鬥，秘書和警衛員被撤離，親人被強行遣散……一系列的打擊猶如風暴席捲，一樁接着一樁，而更為可怖的是偶爾傳到耳邊來的消息，其他老同志比如劉少奇、陶鑄等的動向和遭遇，讓幽居的兩位老人惻然之餘，不由對在外的孩子更加擔憂、牽掛。

1967 年 8 月，「造反派」在酷暑中闖進含秀軒，押着鄧小平和卓琳批鬥。炎炎夏日，烈陽高照，「造反派」以暴力迫使已經 63 歲的鄧小平低頭彎腰，手臂後伸，高喊口號「打倒鄧小平」，厲聲讓他交代「罪行」，鬧了兩個多小時才離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立了「鄧小平專案組」，對他過往的所有經歷進行反覆搜尋核查，拿着放大鏡找問題，想找出他「叛變自首」的蛛絲馬跡，以便給他定罪。在「文化大革命」的社會背景下，領導幹部如果只是犯了「路線」錯誤，還不會被徹底打倒，或者打倒了也容易「翻案」。可一旦查出了所謂的「歷史問題」，比如曾經當

過叛徒、特務等，那就難以翻身了。

鄧小平從參加革命以來不曾被捕，也不曾脱黨，他自己開玩笑地説過：「我這個人很幸運，打仗沒有受過傷，做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專案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走訪了十多個省、區、市，雞蛋裏挑骨頭，也沒有找到所謂的「罪證」。

「專案組」無法交差，只能從鄧小平早期在法國留學時的資料下手。因存留資料少，無法證明鄧小平入團、入黨以及轉黨的問題，他們便在這裏面大做文章。結果材料遞交到周總理那裏批閱時，周總理親自批註：「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

然而有周總理證明也無濟於事，「造反派」把鄧小平視為奪權路上的「攔門虎」和「眼中釘」，不把他徹底打倒誓不罷休。「鄧小平專案組」絞盡腦汁，炮製出一份長達一萬五千餘字的報告提交給黨中央，題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的主要罪行》，對鄧小平進行可恥的污衊和攻擊。

慶幸的是，毛主席認定鄧小平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堅持保留他的黨籍，並數次在重要關頭為他表態説情。在 1968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主席為鄧小平講話：「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説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

鄧小平為甚麼會得到毛澤東的特殊對待，學者們觀點不一，難

1924 年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部分成員在巴黎合影